

# 孫中山逝世前後

● 邵培之（大學教授）

## 課堂突聞孫文去世

民國十三年，第二次直奉戰爭，馮玉祥、胡景翼、孫岳聯合發動「首都起義」，自稱國民軍，導致直系瓦解，奉軍入關，推段祺瑞為臨時執政，各界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大局。孫於十一月十三日離粵，取道日本到天津。到天津時已感不適，稍事休養，因各方敦促，於十二月二十一日扶病到北京。經外籍醫師數人診察，斷定為肝病，由德醫貝克負責治療，各報隨時有病情報告。

筆者當時在北京上中等學校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下午第一節課是歷史，歷史教師姓陳，他可能是國民黨黨員，剛開始講授，教員休息室的工友推門進來說：「報告！孫中山先生去世了。」姓陳的教師臉上立刻現出憂惑的樣子，說了一聲「下課！」隨即拿著書本走出教室；同學們神情黯然的返回宿舍（孫中山是這天上午九時三十分逝世的）。

孫中山三月十五日大殮，十九日移靈中山公園社稷壇，二十四日開弔致祭，四月二

十一日移靈西山碧雲寺，致祭和移靈，參加的人太多，可說是空前，一個中等學校的學生是無法參加的。過了些日子，我們結合了幾位同學徒步到西山碧雲寺，表達內心的崇敬。

據報紙刊載，蘇聯列寧逝世，用的是水晶棺材，孫中山逝世後，蘇聯也贈送一具水晶棺。孫中山的靈柩，停放在碧雲寺東南角一座磚塔的底層，裏面還算寬大，棺槨四面，似是鍍質，上蓋是厚玻璃，可以看到孫中山的遺體，可能就是蘇聯所贈之水晶棺槨。報紙上說：鍍鐵鑲裹厚玻璃的邊角，空氣可能進入，不利遺體保存，主張換用木棺。我們向靈柩行了三鞠躬禮，默哀片時，即行退出。衛護似不嚴謹，進出並無困難。這裏就是後來西山會議派開會決定反共的地方。

## 編印兵工築路須知

民國十七年春天，國民革命軍繼續北伐，第一集團軍四個軍團由徐州北進，各路均獲勝利，五月一日，攻入濟南城，蔣介石總

司令任命第四軍團總指揮方振武為濟南衛戍司令，蘇宗輦為副司令。日本蓄意侵略中國，再度出兵山東，阻撓北伐（前次為民國十六年），佔據濟南商埠區，屠戮軍民，並用最殘酷的方法，殺害山東特派交涉員蔡公時等十餘人，更包圍濟南城，用大砲向城內轟擊，死傷損毀，無可數計。這就是舉世震驚的「五三慘案」。

方振武將濟南衛戍事宜交副司令蘇宗輦代行，親率所屬大部軍隊迅速渡河，連下禹城、平原、德州、桑園等地，和各兵團會師滄州。第三集團軍又攻佔保定，僭稱大元帥的張作霖，見大勢已去，通電下野，乘專車離北平返奉，日軍在瀋陽附近之皇姑屯車站埋設炸彈，將張作霖予以炸斃，企圖造成東北混亂，出兵強佔東三省。所幸張學良很快控制了東北全局，並派員向革命軍輸誠。日本則派林權助威脅阻撓，直到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張學良才率領東北軍將領通電服從中央，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，全國宣告統一。

筆者受五三慘案的影響，獲得機會，參加第二集團軍第四軍團工作，六七月間，到達北平。方振武總指揮認為東北問題，可以和平解決，不必再行作戰。同時感覺我國軍隊，素質太差，十之八九是文盲。全國統一後，這麼大量的軍隊，怎樣整編安頓，是非常重要的課題。因而延攬了幾位教育界的人士，計畫實施軍隊的補助教育，包括文字教育、公民常識教育、職業教育、精神教育，筆者奉命參加了這項工作，教材由我們自行編寫印製。先選拔各連中具有中學程度的士兵，予以講習，然後回到本連，教導一般士兵，每天一至二小時。我們則巡迴指導，幫助解決問題。先從駐紮通縣的九十一師開始，再推及其他各師。

### 中山陵完工與迎靈

十七年十一月間，中山陵工事即將全部完成，中央乃決定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奉安。隨後派林森、吳鐵城、鄭洪年為恭迎靈柩專員。十二月下旬，三位專員，攜帶英製銅棺，到達北平。西山碧雲寺到西直門，大約四十華里，馬路年久失修，坎坷難行。可能是三位專員察看之後，報請中央電令北平市政府限期翻修竣事。北平市政府覆電表示：工務局築路工人只有數十名，勢難依限完成。方振武總指揮聽到這項消息，當即電報中央，願派兩千士兵，從事築路；技術由市府工務局負責，原有築路工人，變為工頭，帶領

士兵工作，以為兵工政策的倡導。很快獲得中央嘉納。參謀長楊恩熙把筆者叫去當面告訴趕工築路情形，並決定抽調九十一師士兵兩千人築路，吩咐我趕編一本「兵工築路須知」。我說：「為什麼不找學工程的人編寫？」參謀長說：「你最了解士兵的文字程度。你看看這三本書，用最淺近的言語，說明築路工人必備的知識，比較高級的道理和技術，儘量省略。十天以內，必須編印完成，到時給你七天假，回家過陰曆年。交給我的三本書，一為軍隊用的交通學教程，二為書局出版的公路工程，三為工務局的築路資料。我把三本書看完，如期編印完成，兵工築路須知」。

### 迎襯大道如期完成

當時正在進行軍隊縮編，第四軍團原有三十四、四十一、四十二、四十七共四個軍，奉令縮編為兩師一獨立旅。四十四師師長阮玄武，四十五師師長鮑剛，獨立旅旅長高桂滋。原九十一師縮編為四十五師一百三十五旅，旅長王占林，二百六十九團團長王中孚，二百七十團團長劉子彬，另編一補充團，團長宋象鼎（原九十一師第四團團長鄧殿藩，字籬五，廣西人，保定軍官學校畢業，五三慘案時，首先攻入濟南，曾與日軍衝突，這次卻被編餘）。築路的兩千名士兵，就是從一百三十五旅抽調的，並派二百七十團團長劉子彬為兵工築路指揮官，陰曆年前便

進駐「迎襯大道」兩側。雖然天寒地凍，官兵均住帳棚，絕不打擾百姓。上午加緊工作，下午提早收工，稍事休息，還要進行一小時補助教育，各帳棚都傳出琅琅的書聲。

「迎襯大道」，如期完成，是高級石碴路面，當時很少柏油路，這已經算很漂亮了。這條路經過燕京大學門前，至清華大學還有兩華里的土路。清華大學有公函請求替他們修築那段路。公函是我回復的，大意說：如果在築路期間，提出要求，一定會幫他們修築；現在築路的士兵，都已歸還建制，未便再行召集，非常抱歉。

不知何故，迎襯奉安，改到十八年五月。先派迎襯宣傳列車，沿途各站，停車宣導。二十二日，遺體重殮，改用英製銅棺。二十六日，迎襯專車自北平啟行，前有壓道車，車上的警衛部隊是四十五師二百六十九團第一營，營長王金鏞和我很熟識。二十八日到南京，迎至中央黨部公祭。六月一日，奉安紫金山陵墓。

民國十七年，中國國民黨採用孫中山十三年六月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中所頒訓詞，作為黨歌，公開徵求歌譜，報酬相當優厚。程懋筠，江西新建人，江西省立高等師範畢業，又東渡日本，入日本東京音樂學校（後改為日本上野音樂學院），習聲樂與作曲。當時任教南昌一中，決定製譜應徵。白天到學校上課，晚上研擬歌譜，然後以鋼琴練習，疲倦就俯倚鋼琴睡覺。次日試彈，感覺不

滿，馬上撕毀，這樣經過多次。太太看他太辛苦，勸阻又沒效用，有一天早晨，趁他還在俯倚鋼琴睡覺，便把他放在鋼琴上的歌譜寄出應徵。等他醒來，才告訴他，並勸他不要再傷腦筋，影響健康。應徵歌譜，總共一百三十九件，評審結果，程懋筠的歌譜，竟獲首選。當即製成唱片，迎襯宣傳列車和迎襯專車都裝設喇叭，在沿途各車站播放。民國二十五年，明令以黨歌暫代國歌，三十二年，公布為正式國歌。

### 追懷往事歷歷在目

十七年年底，東北各省易幟後，日本已知道沒戲可唱，十八年春天，陸續從濟南和膠濟鐵路撤兵。中央任命方振武總指揮為膠東警備司令，所屬部隊，應移駐山東東部。先遣人員，前往德州，我也在內。五月間迎襯專車過德州，曾在車站列隊迎送。不久，中央又任命方振武總指揮為安徽省政府主席，我們便由德州直接前往蚌埠。

蚌埠是皖北新興的商業都市，相當繁華，但缺乏市民遊憩的地方。市區南面的邊緣，有一座小山，一般人稱為「小蚌埠山」。山的週圍，市民傾倒垃圾，貧民建築克難房屋，還有許多亂葬的墳墓。一個大好的風景區，卻成為藏垢納污之地。

方振武總指揮到了蚌埠，首先注意到小蚌埠山，決定利用兵工，建設成為公園，派我們四、五個人，負責辦理。先清除垃圾，

再對那些克難房子的居民，給與補償，指定地點，限期拆遷。至於亂葬的墳墓，公布限期遷葬，指定較遠的南山為遷葬地點；逾期未遷，即逕予遷移叢葬。然後開闢道路，建設運動場，栽植花木，……這些工作，大致由兵工負責；只有遷移墳墓，是商請藍十字會辦理的。

革命軍北伐，到蚌埠一帶時，有一位軍長馬祥斌，皖北宿縣人，被張宗昌的部隊降擄獲，予以殺害。他的弟弟馬祥雅和我接洽，在小蚌埠山頂，為馬祥斌建立紀念碑，願出資為公園修築圍牆，我當即報請允准。不過公園尚未完成，我就回北師大上學了。

後來，我幾次到南京，每次都到中山陵，爬上一百三十九級石階，表示敬意。有一次，適逢三月十二日，得以進入祭堂，扶著墓穴上面的大理石欄干，還能從銅棺上部分形的厚玻璃俯瞰遺容。由中山陵往東，有北伐陣亡將士紀念堂，是一座東西很長上為圓頂的建築物，裏面沒有棟樑，附近居民稱為「沒棟樑」裏面南北兩面牆壁，刻著北伐時各部隊陣亡官兵的名字。大概是民國十七年冬天，中央制定調查表，頒發各部隊，調查北伐陣亡的官兵，然後建堂紀念。第四軍團的調查表，是我彙集整理的。那天我進入沒棟樑，在南面牆壁找到第四軍團的部分，用手摸著一個個名字往後看，好像都很熟悉。

看完，又大略看過其他部隊官兵陣亡的情形。我在想：應該有很多人曾經留意到為民族

獨立自由，為北伐統一，許多志士們流過碧血，永垂不朽。

### 深情的女人宋慶齡

筆者因編印「兵工築路須知」協助辦理迎襯奉安孫中山陵園大典，接觸各方人士較多，獲得有關孫中山病危逝世前後的情況傳說甚多，異口同聲地稱讚宋慶齡真是位賢慧、美麗，深情款款的好妻子，對孫中山的關愛照顧體貼，無微不至，據友人聽到孫中山的侍衛副官馬湘說：宋慶齡時時刻刻守候在孫中山的病床旁邊，不時用英語問孫中山：「親愛的，你要我做什麼嗎？」有一次，孫中山希望把他放到病房地板上，宋慶齡堅持不同意，她說：「地板上太涼。」孫中山微笑說：「我不怕冷，要放在冰上才好啊！」孫中山說的是太平間，宋慶齡一聽，淚如雨下，聲聲哭泣，孫中山安慰慶齡道：「親愛的，您別難過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您的。」慶齡一面哭泣，一面輕聲的說：「親愛的，我愛的是您，我要的是您，其他一切我都不愛。」孫中山傷感的說：「這就很難說啊！」孫中山請何香凝女士致電廣州，指示北伐軍要愛護人民，切不可擾民，孫中山又對何香凝說：「請多照顧我的妻子宋慶齡，孫中山又凝視著他的忠貞的侍衛副官馬湘，對何說：「只要革命能存在一天，就必要繼續任用他們。」

孫中山由淚流滿面的宋慶齡扶著兼托著右手，在遺囑文件簽字，這是孫中山最後的

一個行動，遺囑本已由汪精衛執筆，寫好了三天，因為不願宋慶齡過分傷心，遲延了兩天。孫中山的遺囑一件是對國事的遺囑，通稱總理遺囑（政治遺囑），一件是家事遺囑

全文是：

「余因盡瘁國事，不治家產。其所遺之書籍、衣物、住宅等，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，以為紀念。余之兒女，已長成，能自立，

望各自愛，以繼余志。此囑！」  
孫中山逝世已經七十週年，我已是八九歲的老人，追懷往事，歷歷在目，不勝感慨。



① 作者邵培之教授在課堂講課時的神情。

② 邵培之教授（後排左七）與學生合影。

